

开阔眼界 活跃思路

——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读后感

徐缉熙

陈秋峰、杨国华两同志新译的浜田正秀的《文艺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大概是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当代日本这类著作中的第一本吧。

日本的文艺理论，过去对我国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是大家熟知的；本间久雄、小泉八云等人的著作，也流行于一时。但在全中国解放以后，对日本现代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却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浜田君的《概论》，确实很高兴。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仅有益于中日文化交流，而且对于正在努力于发展我国文艺科学的理论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浜田君这部著作，我虽然还只是粗略地读了一读，谈不上“研究”两字。但我已感到它有不少特点，有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路。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作者力求既“忠实于艺术的世界”，又“着眼于文学体系的严密性”。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作者并没有试图为文学家们制造各种模式，制定各种规范，要人家来信守、执行。而是从古往今来的文艺现象的事实出发，加以整理、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以寻求规律。例如，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作者没有机械地订上几条自以为普遍适用的准则，而是从文学批评的历史事实出发，一方面指出“文学作品的评价方法和文学批评的标准，说到底是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就其倾向而言，也不是不可以归纳成几种类型”。也就是说，既认识到批评标准的多样性，差异性；又认识到寓于这种多样性、差异性中的普遍性、共同性。作者把批评标准归纳为“民意测验的价值标准”、“绝对主义的批评”、“印象主义的批评”、“唯我主义的批评”、“实证主义的批评”等等，并对每一种类型都予以简要的评论，并指出其毛病和弱点。对于作者所作的分析和归纳，我们自然可以表示不同意见，但是作者的从事实出发加以比较和归纳的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作者在论文学研究的方法时说：“在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对文学的研究，只是为了证实研究者自己的理论或假设。他们利用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名声，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们只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材料。这些材料只要能对他们的‘理论’服务，即使不是艺术品也行”。显然，作者认为，对文艺科学来说，这种方法是不足为训的。作者也不赞同象实证主义者那样“对作家与作品作局部的、琐碎的、非本质的研究”，而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从作品的美感出发，不单一地用一种方法，至少必须从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作综合研究”，以便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这个见解是合理的。作者在研究文学

现象时,还很注意从文学的发展演变中作历史的考察,避免用一种固定的观点作僵硬的解释。例如对各类文学体裁,作者都历述它们演变的历史,然后分述它们在艺术上的各种特点。这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诸如,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见解,来解释文艺现象,也是《概论》的一个特点。虽然,这种解释,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带有唯心的色彩。但是,就重视把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引入文艺科学这一点来说,却还是我国的文艺科学所忽视的,也是我国当代文艺科学的一个弱点。文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文艺创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劳动。探索和解剖这种精神现象和精神劳动,除了剖析创作者具体的创作过程而外,确实还需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方面的知识。何况,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艺的历史也早已表明,文艺的发展同哲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例如现代的所谓“意识流”小说,就同近代资产阶级心理学的发展分不开。二十世纪以来,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确实有新的发展,这又必然影响到文艺。我们的文艺学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是很欠缺的。这恐怕也是影响我国文艺学“现代化”的一个因素吧。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概论》还比较重视评价和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这本书尽管篇幅不大,可说只是个纲要,但其中仍然采录古往今来许多“名家”富有代表性的著名论点,并加以必要的论述和评议。本来,在学术性的著作中,“博采各家之长”和“自成一家之言”,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单有前者,难免成为“杂烩”;而如果单有后者,又会削弱其理论的分量和学术的价值。实际上,“一家之言”总是在批判总结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我想,在学术日趋繁荣的今天,提一提这一老生常谈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概论》的理论体系也有特色。全书共分四章,这是很简约的。第一章“文艺学”,是对文艺学本身的考察;第二章研究文学的本质;第三章研究文学的类别;第四章则专论文学研究的方法。我最感兴趣的,除了第二章,就是第四章。特别是第四章,是本书的很有特点的部分。过去,诸如亨特(W. Hunt)的《文学概论》也有专章讨论文学研究的方法的,但象浜田君这样从“作家研究”、“文献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等各种角度作多方面的探讨的,还不多见。《概论》不但介绍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且也介绍了文学研究中所积累的经验。例如关于文献学的研究,《概论》不但介绍了文献学的范围、方法;而且探讨了文献的研究与作者所谓“正式文学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文献研究“是进行正式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准备,文学研究是结束了文献学之后才开始的。”作者还认为“正式的文学研究”,包含审美的判断,而文献学是“达不到文学的美学价值”的。所以文献的研究不能完全替代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种种史料的研究,固然是“红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红楼梦》研究的必要基础,但毕竟不能代替对这部文学巨著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分析。对于“红学”来说,后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浜田君在讲了上述见解后,还特别指出:“在科学的实证中,要是缺乏微妙的艺术感受,就称不上真正的文学研究。”这确乎是感受深切的经验之谈。

* * * *

《概论》作为一本具有明显个人特色的学术著作,自然包含着作者对文艺问题的种种见解。毋庸讳言,其中有些见解我们不敢苟同。但是,我认为读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首先还是为了

吸取其有益的部分，来启迪和丰富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抱成见地用心去读，就不难发现作者对文学现象作了相当细致的观察，并有不少新颖的见解。例如，在论及艺术作品“揭示真实”这小节中，作者特意介绍了海德格尔的见解：“‘艺术作品’，如同凡·高所描绘的农民的靴子那样，虽然他所描绘的并不是实际使用的靴子，但它的含义却比靴子本身更丰富，即揭示了农夫劳动的艰辛、操劳、对死的恐惧及大地的泥泞等全部存在的东西。”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农夫的靴子”之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和内容，正在于它不单单是一只与人、与人的生活无关的“纯粹的”物件，而是作为人的靴子，作为某个特定境遇中的特定人物的靴子，同人和人生处于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因而也就实际上成了人生的一部分，成了生活的“全部存在”的某种象征。把这种存在的、象征的意义揭示出来，就是艺术的真实，用作者的话来说：“艺术作品表现真实，由于它是把全部存在的东西揭示出来给人看。”作者显然赞同海德格尔的见解，但又进一步指出他的不足：“即他的主张仍然局限于理性的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对艺术的感情特点的阐述尚感欠缺。”这也是中肯的批评。单单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来解释艺术问题，确实有其欠缺的一面。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固然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它毕竟不单是一种认识活动，还是一种审美的活动，情感的活动。把审美和情感活动都简单地归结为“认识”，是简单化的。浜田君在介绍席勒的美学思想时，还强调了文艺的感性特点。文艺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所以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理性的需要，又能给人以“感性的满足”，这也是科学和伦理所不能代替的。这都说明文艺既有别于一般的认识活动，也有别于一般的伦理活动。所以《概论》关于理解文艺问题不能局限于“理性的认识论的范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书中有好些地方还特别强调情感在艺术中作用。如在讲述文学语言时，就认为“在文学这个领域中，毋用说语言的感情表达作用比它的事物的指示作用更来得重要。”作者还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观念”，“富有强烈感情和充满热情的观念，已经不是枯燥的观念，而是一种‘能量’。它象微生物那样具有繁殖力，象传染病那样具有感染力。”“文学家们为了创造出闪闪发光的形象，在语言、情感和形象的相互融合上绞尽脑汁，他们是反复进行尝试的炼金术师。在语言、感情和形象三者之间，语言产生形象，形象激发出感情，感情同意想不到的形象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如此循环往复地进行连锁复合反应，于是便创作出一部宏大的交响曲。”这些看法都是饶有兴味的。

《概论》把文学看作是“生命的表现”，是燃烧着的生命的火焰。“用语言来表现在现实的贫困面前所燃烧着的生命的神秘之火及其燃烧变化过程的艺术，就是文学。文学是激起人们恢复生命全部权利的一炬烽火。”这话乍看起来，是唯心的。但它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处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贫困面前”的作家们，一定会对这段话产生共鸣。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确实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放进去的。他的生命也确实是在燃烧着，连主张用“实验的方法”“忠实地记载”自然的自然主义者左拉也赞赏“蘸着自己的血液和胆汁来写作的作家”，主张作者和他的作品合而为一，“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一个作家，如果他在创作时自己的生命不燃烧，又怎能通过作品去点燃读者的生命之火？

“燃烧也是需要引爆剂的。这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为了使想象超脱现实而展翅高翔，也需要生命的高电压，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激烈的冲击。”这话恐怕也会引起许多作者的共鸣的吧。

在论及文学的社会存在价值时，作者写道：“寻求已经丧失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预

示未来的勇气，象时代容器那样保存下来留给后世，这便是文学。”这个解释也许并不圆满，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部社会价值，但也讲出了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在探索、在追求、在表现人生中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属于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并鼓舞人们去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家表现了这些东西，把作品献给人们，而同时，“作品也能造就出作家来”。浜田君这个见解，是合乎辩证法的。这就是左拉所说的，作家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再生”，使自己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他的生命也因其作品而具有了新的意义。曹雪芹创造了《红楼梦》，《红楼梦》也因而“造就”了曹雪芹。

说到辩证法，我们特别注意到《概论》用“对立的原理”来解释文学现象。书中引用赫拉克利特“万物因对立而生存，一切都象河水那样奔流不息”的名言，并写道：

“生命力因阻力而变得旺盛，强力也只有存在于同强力的对抗之中。伟大因悲惨而显得更为伟大，高贵因低贱而显得更加高贵，欲望因禁欲而显得更觉强烈，爱恋因憎恨而显得更有价值，正确因错误而显得更见正确，全体是相对部分而言的，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切事物的内部都充满着矛盾，没有自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在生命之中，想要生存的力量同否定生存的力量是同时起作用的。一切事物都孕育着向自身的反面突变的因素。”

能用这样的观点去观察文艺现象，比之于那些僵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自然会深刻得多。

* * * *

正如有明显的特点一样，《概论》也有明显的弱点。

文学是一种精神生产。作者在探讨文学的本质时，从人的精神世界入手，分析“两种意识”、“两种无意识”、“两种精神武器”，最后归结到“生命的复权”，把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同对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的探讨揉合在一起，这种探讨应该说是特色的、令人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在考察人的精神活动的时候，能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活动本身，把我们的观察点单单放在精神世界的内部呢？恐怕不能。不然的话，我们就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按照书中引用的“对立的原理”，精神世界正是同物质世界相对立面存在的，而且是后者的反映。所以离开物质世界，离开古往今来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孤立地考察人的精神活动，是难以作出科学的概括的。西方的古典文艺理论，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直到近代的黑格尔的《美学》，他们都没有离开一定的社会存在孤立地解释文艺现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也并没有淹没它的美学中的富有现实感的深刻的内容，所以他的艺术见解，至今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作家的精神世界，正如《概论》所剖析的，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领域。一般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的知识固然有助于探索艺术的思维活动和艺术心理活动的某些现象，但不能据以解释作家艺术创造时的复杂的精神劳动和思维过程。因为这种精神劳动和思维过程，同作者所处的时代、生活、个人的经历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各种不同的生活条件下有着千变万化的表现。例如，为什么古希腊会产生那样丰富和优美的神话和雄浑壮丽的史诗？它们不就是童年时期的人类社会在古希腊人民的幻想中的表现吗？它们产生于希腊，恰恰同当时希腊的社会条件分不开。《概论》在论述叙事文学演变历史时，指出“叙事文学最古老的形式是神话和传说，它们是一座汇集了古代人民的经验、历史、智慧和幻想的宝库”。“叙事文学经过了中世纪的动乱，其规模也变得宏大了”，到了近代，口头说唱故事成了印刷品，作品的主人公也由民族英雄变成近代社会的各种市民，其主题也由歌颂集团

的战斗一变而成描绘个人的内在情感及罗曼蒂克的爱，这样，就从叙事诗时代进入了‘小说’的时代。”这一合理的解释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正是文学同时代、同生活分不开，因此考察文学的本质也就不能离开产生它的“母体”——时代生活了。

同样在考察文艺创作中的“意识”、“无意识”和“生命”这些现象时，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单单作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的或心理的现象，而不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的反映，就既不合乎科学，也会失之抽象和空泛了。说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从一个方面讲是有道理的；但对“生命的表现”，却需要作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同是诗人生命的表现，“建安风骨”却不同于“盛唐气象”，李太白的豪迈飘逸也不同于杜甫的悲壮沉郁？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拉辛的《费得尔》，都是震撼人心的悲剧艺术，写的都是爱情悲剧，其中都有强烈的生命在燃烧。可是它们却又如此的不同，即使同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生命的表现”也是如此丰富多采，真如大千世界，令人目眩神迷。作品的丰富多采，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归根到底，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多采吗？作为“文学的科学”的文艺学，理应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以总结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

也正是在总结规律这一意义上，我们感到《概论》对文学历史上的无限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诸如各个时代、各个阶段上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和各种文学潮流的探索，似感有所欠缺。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长处和弱点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何况，有些问题作者也许是有意略而不谈的，因此我们也不该苛求吧。

◀ 书 讯 ▶

▲ 我院心理学讲师燕国材，1956年曾撰写《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两年来，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又写出了《记忆与学习》和《先秦心理思想研究》两本新著。《记忆与学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是一本记忆心理的通俗读物，十万字，共分十二章。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记忆的基本过程、种类、生理基础和品质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一定创见性。本书最大特点是，系统地概括了十个有效记忆的条件，总结了二十种有效记忆的方法。这样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是罕见的。《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全书十七万字，系统地孔子、墨家、宋尹学派、孟子、荀子以及《礼记》、四部兵法、《黄帝内经》等心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较新的见解。（波）

▲ 中文系副教授许威汉和中文系兼职教师范能船合编的《历代著名作家简介》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代著名作家简介》共收录我国从先秦到晚清一百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这些作家都是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经常要接触到的。本书除了叙述作家的生平，还简析了一些作品的内容以及作品在语言上的某些特色，尽可能适应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的需要。可供广大语文教师 and 知识青年阅读参考。（高刘华）